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二十三回 破機關智勇數三俠 達摩堂地道走四寇

上回書說到：三俠打賭鬥智，大破達摩堂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會戰持刀的假人。假人很厲害，三刀劈過去，這假人往回一撤右步，拿左手的胳膊支著，左手可不是掌，攏成了鉤子，鉤子往下一耷拉，右手的刀背就擱在自己左臂的裡邊了。假人往回一轉身，「唰」的一下，這是「掃堂刀」。海川也明白：如果我腳尖兒一點地，可以蹦起來，假人就回去了。因為老哥哥侯振遠剛才贏那個槍就是那麼贏的。海川又一想：我別那樣辦了。海川大踏步往左這麼一滑，拿這右手的刀，順著它的刀來了，就這麼一支它的腕子，讓假人的「掃堂刀」起來，拿刀尖兒一挑它，順自己的頭頂過去，捧刀就紮，正紮在假人右臂的下肋窩上。剛好又碰上裡頭一個銅帽，「嘭！」這盤弦一散，假人「咕咚」就躺下了。海川看了看假人不動了，這才撒步抽身出來，由東角門來到外頭。

「老哥哥，你們哥兒倆看我這刀法怎麼樣啊？」「哈哈。」於爺一笑：「兄弟，好！哥哥我贊成。」把刀交給李士鈞以後，大伙兒來到這二道門兒的正門，這麼一看哪，門裡頭迎面站著五個猴兒，門上頭寫的是「甲乙」兩個字。這甲乙木，木能生火，也是相生的意思。這五個猴兒可跟真人的個頭兒差不離，迎面是三個，在這三個前頭一邊一個，好像是圈了一個圈兒。您可別看是假的，跟真猴兒一樣，玻璃眼珠兒叫燈光這麼一照，「唰唰」地冒亮。這猴爪子可跟假人的做法不一樣啊，不是兩隻爪子都帶弦，只有一隻爪子帶弦，這東西可厲害，爪子上都是純鋼打制的鋼鉤哇！

海川他們爺兒幾個來到了角門外，他看看這老哥兒倆：「哈哈，老哥哥，您看，這一共是五個猴兒。」於爺點頭：「不錯！海川，是五個猴哇。」「二位兄長，看來打這五個猴兒，可得費點手續。」於爺說：「兄弟，你說得一點都不假。這麼辦吧，問問這些孩子們，誰有膽子過去，跟這五個猴兒會一會？」老俠侯振遠明白，我和我的二弟，蒼首白猿侯杰侯敬山，練的是螳螂手跟猴兒拳，這五個猴兒分明是猴兒拳，但是五個猴兒在一塊兒，別說它不是按武術做的，就是五個真猴兒，要圍住你也夠嗆呀。老俠侯振遠一抹頭兒：「你們大伙兒聽見了沒有，你於師伯提了，你們誰敢過去跟這五個猴兒動動手？驗證驗證自己平生所學。」剛說到這兒，旁邊有人念佛，「彌陀佛，師大爺，姪男願往。」老俠侯振遠一看哪，是壞事包張旺。一臉的滋泥，二指寬的皮條勒著個月牙兒金箍，黃頭髮披散在肩頭以上，穿著青僧袍，上頭油漬滿服，係著絨繩，別著三稜峨嵋刺，青中衣薄底青僧鞋，這個人的外號兒叫壞事包，其壞無比。老俠明白：這孩子久經大敵呀，他這麼精明的主兒，為什麼要討令去跟這五個猴兒試試，就不怕吃虧嗎？」張旺，你願意跟這五個猴兒試試嗎？」「是！姪男願意試試。」「好吧，你可多加小心哪。」「請伯父您放心。」張旺是這麼想的：我們爺們兒是練猴兒拳的，就我們山東的螳螂手、猴兒拳，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得有這麼一號，我張旺跟著師父、二爺侯杰也練了這麼多年了，我跟真人動手還沒吃過多大的虧，那麼跟這假猴兒，我還不至於吃虧吧？我要一個一個都給它們打趴下，這不也是人前顯耀嗎？張旺也是憋著露臉來的。

壞事包張旺把自己的僧袍整理整理，來到正當中這二道門，順著台階一長腰就上去了。飛身過來往這五個猴兒的當中這麼一站，他用左手並食中二指，來了個「金龍吐須」，把後排當中這個猴兒的眼睛「唰」就摳下來了。

這張旺很厲害，您還記得打杭州播嗎？他把人家眼珠子摳出來了，等張旺這手「金龍吐須」點下來，這假猴兒不躲，而是猛然間往後這麼一仰，就好像人們練功的這個鐵板橋，左爪紮根，它底下帶著弦哪，離不開地。但是它的右爪子沒弦，這猴兒猛的往後這麼一仰，上盤是躲張旺的這隻手，實際上它這右腿捲起來了，照著壞事包張旺的肚子「噌」就一蹬，因為這猴兒爪子都是鋼鉤兒的，風聲快呀，要蹬到肚子上「唰」這一下，就給開膛了！張旺知道不好，他往後倒腰要走，卻來不及了，左右倆猴兒「唰」的一下轉過來，對準張旺的脖梗子、腦瓜頂兒、後腰，合算是八隻前爪一下就蜂擁而上。這下張旺的樂兒可大啦！你要往後躲，八隻猴兒爪子上來了，叨到你哪兒都是鋼鉤，十分厲害；你要不躲，當中面前的這猴兒，一爪子能把自己給蹬死，萬般無奈，自己縮頸藏頭往後一仰，「噉哩味噉」，這八個爪子可全叨在張旺的身上了。「噉」的一爪子下去就是幾道血槽兒，血下來了，張旺要了命了。他還有頭髮哪，哎喲，把張旺的頭髮給生薙啦！孔秀高聲喝喊：「混帳東西，你不會趴下嗎？你往外爬呀。」張旺一想，對呀！寧可叫這八隻猴兒爪子把自己撓了，也不能讓對面兒這猴爪子把自己叨死！他狠了命的往下一俯，慢慢地爬出來了。這五個猴又退回原位。

壞事包張旺慢慢往處爬，老人家侯振遠面沉似水，在這兒看著。一會兒張旺爬出來了，可不是樣兒啦，僧袍都一條一條的了。疼的他臉色蒼白嘴唇發青，渾身哆嗦：「哎喲，師大爺、師叔，眾位師兄師弟們，我說這猴兒怎麼這麼厲害呀！我真沒想到。」侯老俠哼了一聲：「可惡的東西，平常日子練功，總認為自己成了，要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自己背地裡練拳不能好好的下苦功夫，到了時候，你看你狼狽不狼狽？」「師大爺，我真夠狼狽的！」「唔呀，你過來吧。」您別看孔秀這人，他嘴不好，心腸兒特別軟。

「來來來，師哥，我攙著你，你到這杵裡來，我給你上一點藥。混帳東西，你為什麼要逞能呢？你也很機靈嘛，我也很機靈，我挨了打了嘛，你叫猴兒給撓了。」「彌陀佛，我哪知道這麼厲害呀，我認為我是學猴兒拳的，怎麼著我也對付得了，沒想到我真對付不了！」「哎呀，混帳東西，撓得可夠嗆！」

「撓得夠嗆？你看看我這頭髮，都薙一半兒去啦。叫人一瞧，我五十多歲都脫頭髮了。」「唔呀，你可好嘛，掉了不少的頭髮，還不如剃光了，成為光頭和尚嘛。」孔秀把他的頭髮給捋順了，把他的破僧袍扒下來，拿出一個小藥瓶兒，在冒血的地方給上了點兒藥。人家練武的都有上好的金創藥，幾天掉瘡疤，就不要緊了。壞事包張旺說：「你把我的衣服都脫了，我不能光著脊梁呀。」「好啦，我給你一件大褂。」孔秀把小包袱打開了，拿出一件藍大褂兒來。張旺心說：多新鮮那，我出家的和尚穿大褂兒？唉！這也沒法子啊。「唔呀，你先湊合穿上一點，完了事回去再說吧。」壞事包張旺把大褂穿上了，把絨繩係好，三稜峨嵋刺也別好了，可就是身上疼痛難忍。

哥倆兒回身過來一瞧，老爺兒幾位在這兒正研究呢，看來這個猴兒是很厲害呀，「海川哪，你和你振遠哥哥都受累了，這麼辦吧，把這幾個猴兒就交給哥哥我。」老俠於成說完了可就要邁步往前走。海川一擺手：「老哥哥，這種小巧的玩藝兒我看也沒有什麼出奇的，老哥哥這麼大年紀，您先休息休息讓我來。」你看，你又心疼我。好！既然如此，我跟振遠給你觀敵料陣兒，看你打這五個猴兒。」孔秀這時候過來了，孔秀心說：這個老頭子，淨用嘴支著啊！他不願意動手啊，看來他老了，他的本領不成了。不但孔秀一個人有這種想法，有一些個小弟兄心裡頭也對於爺有點兒不滿意。管你哥哥長、哥哥短的叫著，真正的動手你總是老奸巨滑，淨讓別人衝鋒陷陣，你卻按兵不動，坐山觀虎鬥。

這時候海川收拾一下可就到了台階下了，猛的，海川腳尖一點地，長腰一縱，「噌」的一下從二道門外蹦起來進到二道門裡，然後海川輕飄飄地落到這五個猴兒當中。海川腳尖兒一點木板地，木板地動了，海川調過臉來，兩隻手這麼一抱前胸，往下微然一蹲身，丁字步站在那裡。明知道剛才張旺叫這五個猴兒給撓了，可海川還是臉衝外站在中間。老俠於成一捋額下的銀鬚，縱眉睜虎目，大伙兒都為海川捏著一把汗！果然，這個猴兒就勢往後一仰，前爪子起來，照著海川的後腰眼兒就蹬下來了。如果這一爪子蹬上，儘管海川不至於喪命，衣裳也得破了，得照樣給蹬上幾道血槽哇！海川臉衝著前，往後一蹲身，雙手一抱，後頭這猴兒的爪子起來了，海川就勢兒往下這麼一矮身，左腳紮根，右腳起來往後蹬，正蹬在這猴兒的襠裡頭。「啪嚓」一腳，把猴兒就給蹬翻了。只見前頭這倆猴兒，「唰」一轉身，「烏龍探爪」奔海川的面門就打，左右兩個猴兒也是一樣，跟對付張旺那樣，也對著海川的肩頭、腦袋就抓來了。海川這右腳一個「倒踢紫金冠」，把後頭這猴兒給踹躺下了，這時盤底下的弦就散了，海川就勢一長身，一反臂，這手功夫叫「雙翻拳」。「啪嚓！」兩隻胳膊全發出去了，正把左右兩個猴兒給打躺下了。海川又抬右腳，奔自己右前方

的這個猴兒，一點它的肚子，「啪」！這猴兒往後一仰，海川右腳回來，奔右前方，立左手，一穿左前方這個猴兒的胳膊，伸左手一擦它，右手對準這個猴兒的太陽穴「啪」就是一砸，把左前方這個猴兒，也給打躺下了，轉眼之間，五個猴兒全完了。海川站在這兒，哈哈一笑：「老哥哥，您看怎麼樣啊？」「哈哈，海川哪，好哇！反臂打五猴，兄弟，你輩輩封侯。」侯振遠一聽這個氣，怎麼還帶唱喜歌的？嘿！這老頭，真有點意思。

老少群雄隨著海川一招手，大伙兒完全都進了二道門，來到二道門裡，抬頭這麼一看，三道門的東西角門也都開著。東角門扉有一個昆蟲，是個大螳螂，四尺多高，三稜的細脖，三尖兒的腦袋，兩條長鬚，它這前爪是兩把大鐮刀，就跟那劍刀一樣啊，足有一寸五寬，鋒利無比。這螳螂斜楞著脖子，兩把鐮刀都張著，底下兩條腿兒一前一後，綠色翅膀栩栩如生，跟真的一樣。

老俠侯振遠一瞧哇，這個東西就是螳螂手哇！螳螂，也編在武術之內，因為螳螂兩個前爪鋒利異常，這種昆蟲，雖然說不怎麼凶狠，可有一樣，它專門的降蛇，只要蛇碰上它，別看它小，鬥來鬥去，也得把這蛇的兩隻眼睛給弄瞎了。老俠侯振遠是山東人哪，直到今天，人家山東有螳螂手，多少代了。

老俠侯振遠練的就是螳螂手啊。侯家弟兄練的是三十六手螳螂步，三十六手螳螂式，這個東西專破蛇行掌。

大伙兒再看西角門，這裡原來是一隻猛虎。嘿！尤其是晚上被燈光一照，這老虎跟真的一樣。這只虎坐著，屁股挨著地，兩隻前爪在前頭支著，微然有點臥伏，虎頭衝前，眼睛是琉璃泡兒的，張著血盆大口，連牙都是純鋼打制的。有民謠為證：「頭圓耳小尾巴搖，渾身上下鐵錦毛，爪似鋼鉤牙似刀，二目如燈光華耀。樵夫著急心發跳，行人一見也發毛，常在深山抖雄威，萬獸之中它最高。」這就是說老虎十分厲害。虎有三絕呀，軒軒皇帝把老虎身上的本領，運用到人的身上，就有了虎的絕招兒。老虎發現獵物的時候，它猛的往後這麼一坐腰，就臥伏在地下，伸直兩隻前爪，後腿彎下來，屁股挨地，這叫引刃待發呀。老虎猛的一施展爆發力，「噌」的一下就躡到獵物的跟前，讓你防不勝防，跑不能跑。這手功夫練到人身上就是「虎撲子」，八卦掌裡就有虎撲子。如果你躲過虎撲了，老虎就用自己的後胯，照著獵物「啪」這麼一撞，這手功夫練到武術上，叫「胯打」，肩肘腕膀膝嘛，這胯骨軸兒也是武藝。這胯打你也躲過去了，老虎最後還有一招，就拿這大長尾巴掃你，這叫「掃堂腿。」

老俠客於成看完老虎，跟侯振遠商量：「兄弟，海川忙乎了半天，這回不能讓他再去迎戰了。兄弟，西邊是老虎，東邊是個大螳螂，盡你挑吧，你挑剩下歸哥哥我。」老俠侯振遠琢磨半天了，自己閉戶精研六十年的螳螂手敢說藝壓武林哪！我要拿這螳螂試試。如果我的招數不敵這螳螂，那我還得投名師訪高友，勤學苦練。「老哥哥，這麼辦吧，我試試這大螳螂。」「啊，好！那麼你要試螳螂，哥哥我就得喂老虎了。」大伙兒一聽，您這是喂老虎？可惜是個假的，老虎不吃。「好吧，海川兄弟，你歇會兒，這回瞧哥哥我賣賣老。」於老俠說著話，把長衫的底擺一撩，往絨繩上一掖，把鬍子撮起來往二鈕底下一揣，小辮挽了個鬆兒，哎！來勁兒了。蹬了蹬自己寸底福字履鞋的後跟，於老俠晃悠悠，腳步踉蹌，可就過來了。來到西角門裡，衝著老虎這麼一亮相，拿左手的二拇手指，一指老虎，再一指自己的鼻子尖，這意思是你吃不吃啊？我身上可沒肉哇！你要不怕我這骨頭紮了你的上牙膛，你就吃。老俠於成丹田一提氣，福字履鞋底一點地，一長腰，好輕的身法。一溜輕煙似的蹦起來，輕飄飄往下一落，就是老虎的前頭，騎馬蹲檔式一站，這老虎千斤砣動了。一走弦，老虎就往後一坐，「喇」！出去有五尺，猛的再往前一躡，一個「虎撲子」式就奔於老俠的面門來了。老人家腳跟蹬地，一個「金魚穿波」，隨著老虎的前撲，往後縱身，大約出去五尺，老俠落地，這虎正臥在老俠面前，老俠就勢一伸左手，照著老虎的腦瓜皮上一抓，這地方是個王字呀，是老虎的致命處。老俠伸左手輕舒鐵掌，老虎撲上來，迎著老虎的頂梁「啪」的一把抓住，往下這麼一摠，老虎可就下來了。老人家的右手攔在嘴邊兒，照著老虎的王字上「啪」就是一掌，正好拍在老虎王字底下的銅帽上，裡頭這盤弦可就都散開了，老虎不動了。老俠大笑：「你還有能耐嗎？你吃我試試？嘿嘿！你也沒這膽子。」老俠說著閒話，轉身形出來了，拍著自己的後脊梁：「哎呀，我腰都疼了，剛才跟你們爺兒幾個說了，我有點受風。人老貓腰把頭低，樹老無梢葉兒稀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我這腰疼得厲害，這回可把我給累壞了。海川、振遠哪，以後再出現多少門武術，我也乾不了啦。」孔秀心說：這個老頭子老奸巨滑，就想佔便宜呀。

海川一抱拳：「哥哥，你老人家要累了，您就看著點兒吧。」為什麼海川說這話，海川想：哥哥的年紀太大了，幾十年前西方俠於成在江湖路是大有名焉，叱咤風雲的人物，但是人有個老哇，看到今天的老俠也就想到自己到人家這個歲數，也是一樣。想到這兒，海川對侯老俠說：「侯老哥哥，讓於老哥哥休息一會兒，您現在跟這螳螂試試吧。」「嘿嘿，好！我跟這螳螂試試。」

老俠侯振遠邁步往前走，直奔東角門進來，就撲奔了這只大螳螂。螳螂是假的，但是它動作可跟真的一樣，你來了它就好像看見你一樣。老人家右腳尖兒「啪」一點木板地，千斤砣一走，這個螳螂左邊前爪的鐮刀，「喇」

的一斜，整個身體就轉過來了。右爪一抬，照老俠侯振遠的脖子上就這麼一摠，這一下真要是摠上，就跟那小劍刀一樣，「啪」這麼一鉸，老俠侯振遠的脖子就得抓下來。但是老人家的身份兒在那呢，你是螳螂手，我也一樣啊。

老俠侯振遠，就勢往下一坐腰，這具螳螂的爪子就在老俠的腦瓜頂兒攔空了。

老俠伸左手一穿它，右手跟著往前這麼一撞勁，直奔這螳螂的胸窩兒，就這麼一斜身，一膀子就把這螳螂給撞出去了，只聽「叭噠」一聲，螳螂應聲倒下。老俠侯振遠往後一撤步，心說：不錯，這是螳螂手，但是，它的螳螂手還差點兒啊！哈哈……老俠一樂，可就回來了：「於老哥哥，海川兄弟，哥哥幸不辱命，我把這大螳螂給打趴下了。」西方俠於爺說了一句開心的話：「嗨，它能不趴下嗎？它是假螳螂，你是真螳螂。你的螳螂練了六十多年了，它一年才活一回呀。」大伙兒一笑，來到正當中的三道門口。

三道門當然是黑門了，額匾上也有兩個字，是「壬癸」，也就是水生木、三道門生著這二道門。等來到門口往裡一看，嚶！這裡邊是一個大獅子。

獅子這種東西，也在武術之內。海川這八卦掌裡就有好多獅子掌，獅子滾球、獅子抱球、獅子踢球，全屬於是獅子身上的招兒。獅子是猛獸，非常的厲害！

現在這個獅子就在門裡頭站著呢。等大伙兒到了跟前，於老俠道：「哎呀，我緩過點勁來了。海川，我再跟這獅子比划比划。」「老哥哥，您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，剛才打老虎就可以了。」「是啊，我一百零一還能打虎。可惜是個假老虎啊，真虎恐怕打不了。」「老哥哥，你們老哥兒倆給我瞧著點兒，我來對付對付這獅子吧。」海川明白，自己所練的跟這獅子所會的，可能是一門功夫。這樣，海川一抱拳立即轉身形，一長腰進了三道門，來到這獅子切近。海川的腳尖夠上部位了，千斤砣叭噠一走，再瞧這獅子「喇」這麼一長，前爪就抬起來了，雙爪往前一撲，照著海川的身上就按，這叫「雙撞掌」。

海川明白，如果自己閃身一躲再還招，當然也能贏它，可是自己不願意毀這獅子。海川就勢一長身，用自己的雙掌迎上這獅子的雙爪，「啪」的一下就合上了，海川緊攥不撒手，就跟著這獅子轉上了。獅子上左步，海川退右步；獅子退右步，海川上左步。獅子的前爪隨著海川的雙掌來回地擺動，「喇、喇、喇」，一共轉了八下，這獅子不動了，海川輕輕的往下一放，獅子就臥在那兒，弦沒了。海川點了點頭，罷了，看起來當初研究這個東西的確實是高人。海川出來了：「哥哥們，請進來吧，這獅子不會傷人了。」於老俠納悶：「海川，你怎麼沒跟獅子動手，倒跟它跳上舞了？」「我不願意毀這個獅子。哈哈！哥哥們，請進來吧。」

大伙兒全都進了三道門，抬頭這麼一看，眼前頭出現了正門和東西角門。再瞧這東角門，立著一隻大仙鶴，白鶴亮翅，一人多高，跟真鶴一個樣。

同時再看西角門，西角門裡是一個大馬猴，也是一人多高，藍面金睛張著嘴，露著一嘴的白牙，遍體的紅猴兒毛，前後爪子都非常的鋒利，跟鋼鉤一個樣。

於老俠面對著海川道：「兄弟，你受累了，這回可沒你什麼事兒了，這兩個門兒歸我跟振遠了。振遠，你瞧，這邊是一隻大仙鶴，那邊是一個大馬猴，你對付哪個？你挑吧。」侯振遠道：「老哥哥，還是您挑吧。」老俠於成明白，這不是什麼大馬猴，這就

是神猿哪！我於成於洞海一世成名，十八趟通臂掌，二十四式行拳，這分明是通臂掌呀！練通臂掌的一共有四家，並稱鹿彌掌、封迷掌、銅臂掌和神猿掌，這是四家通臂，但是銅臂掌可跟那三家大不一樣，老俠於成一世精通銅臂掌啊！得啦，我今天跟這大馬猴試試吧！「哈哈，咱倆人這就分開，你奔仙鶴，我跟這大馬猴乾乾了。」說著話，侯振遠收拾一下就要奔這大仙鶴。海川伸手一攔：「哥哥，您要打這仙鶴？您歇會兒，兄弟我來吧。」海川琢磨著這是用仙鶴來代替喜鵲，喜鵲術是一套精華武術，當年海川跟尚道明、何道源二位仙長學藝的時候就是通過喜鵲打架，閉戶精研三年，編出了八卦綿絲盤龍掌。研究好了以後，尚道明和何道源到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，面見老觀主，自己的恩師太極八卦庶士老仙長三爺張鴻鈞。老仙長讓倆人練來瞧瞧，結果哥兒倆這麼一練，老仙長說：「很好。」

這樣，就派人下山請來自己的四徒弟、秋田的師父、知機子谷道遠，大徒弟莊道勤莊老仙長。爺兒五個根據尚道明、何道源所研究的這趟掌法，又充實、豐富、改進了一些，研究出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盤龍掌，還有三百八十四爻盡命連環掌。看來這趟掌法很完整了，老仙長張鴻鈞才說道：「這趟掌法有道明、道源他們哥兒倆發明的，將來由他們倆人傳授弟子，谷道遠、莊道勤哥兒倆也會，但是不准把這掌法傳給你們門下的徒弟。」這樣尚道明、何道源才傳給童海川。八卦不但是一門武術，同時也是一門很高深的藝術。比方說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的招數，就是要求練掌法的人，兩隻胳膊往前這麼一伸，前胸往後這麼一跟，後脊背能貼上。三月三北京城亮鏢會，梅花圈上童海川掌震野飛龍，用的就是這一手。掌不離肋、肘不離胸，就好像這喜鵲的兩個翅膀，上下翻騰，兩隻腳踢膝而行，就跟喜鵲邁步一樣。按卦上說，童林站的這個架子，兩腳並齊取自然直立，名為「無極」。身形往下一矮變為有極，兩手一抱向上一穿，就成了太極。掌不離肋，肘不離胸，這就是乾三連。腿往前一邁步，腳底下成了坤六斷，凹腹吸胸這就是離中虛、坎中滿。左右的掌架，懷抱雙掌如抱球似的，這就是震仰盂。頭頂一用力，氣貫頂梁，這就是艮覆碗兩隻手一上一下就是兌上缺。一邁步腳分前後就是巽下斷。以心為中，暗合九宮，又以肝膽脾肺腎合成五行八卦，這就是先天的六卦。先天的六卦和後天的八卦合起來以後，按三才的用法，腦袋、前胸跟肚子才能混元一氣。天有四時，人有四肢；天有八氣，人有八節；萬物發源以首為主，這才是天地間練神還虛的第一絕藝！真要完全學成了，可惜呀，哪個人也練不到這麼全的一套從「無」到「虛」的武術拳腳。

海川明白，這個仙鶴就是形拳，他怕哥哥侯振遠不懂這門武術吃了虧，老俠侯振遠也不爭奪。「好，兄弟，那麼你就多代勞吧。」於老俠可不樂意啦：「啊，是親三分向呀，哈哈，你替你哥哥，那麼就瞧瞧你的。」海川一笑，可就奔角門來了，飛身形越過了角門，一直往前走，越走越近了，海川覺著木板地微然一軟，只聽見地下「嘎吱吱」一響，知道點上弦了。再看這個仙鶴，左邊的翅膀就撲楞開了，「嘩」的這麼一響，用翅尖子照著海川的面門就戳，這要練到人的掌上，就叫「戳掌」。海川就勢往下一矮身，又右步一斜身，伸左手打算抓它的膀根子，沒想到這仙鶴「唰」的一滑，右邊的膀子又翻過來，照著童海川的胸口，從底往上就一擦。這手功夫海川明白，叫「攢掌」，這東西打不到你的肚子打你胸口，打不著你胸口打你的頸，一招管三式，十分厲害。海川心說：喝，這仙鶴真夠可以的！海川雙手往前一探，凹腹吸胸，讓它擦不著了，然後往上一擡，伸右手「海底撈月」，一擦它的膀子，跟著右腳往中宮一插，再伸左手，這手兒叫「麒麟吐書」，正打在這個仙鶴的胸口窩兒上。仙鶴用翅膀打海川的第一下就是海川打仙鶴的這一下。這時，只聽「嘩啦」一聲，觸動銅帽，盤弦散開，這仙鶴可就躺下了。

海川往後一撤步，鼻孔之中一省力道：「啊，老哥哥們，我把這仙鶴給打躺下了。」於老俠風趣地說：「是啊，你替你侯哥哥把仙鶴打躺下了，看起來你不替哥哥我了，還得我自己來。」老人家邁步往前走，來到西角門這兒。

抬頭一看：「哟喝！我老頭子對付對付你這大馬猴吧。」左右手合起來挽個五花兒，往回抽身一撤步一斜身，軀前掌後鉤子拉了一個「跨虎兒」。旁邊可有人小聲嘀咕了：「三歲小孩練武功都知道跨虎兒，這老頭子這麼大的俠客怎麼練這個？」老人家拉起跨虎兒將左腳一轉上右步，左腳當軸兒又右步一調臉兒，伸右手「丹鳳朝陽」，「唰」的一下，掌掛一團風照著這猿猴的太陽穴打下來了。猿猴一叉步一斜身，躲過老頭這一掌，右爪往前一出，來了個「白猿獻果」，一托老頭兒的下巴頰兒，老頭根本不躲，右手回來就奔它這右爪了，拿三個手指頭一搭它的腕子，伸左手一托它的二棒子，就這麼一變臉，右手往下擡，左手往起托，「嘎叭」！把這神猿的胳膊給擰折了，就勢一擦它，盤弦一散，這神猿面朝天躺下了。老俠於成往後一撤步，鼻孔之中一省力自語道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可把我累壞了，看起來呀，甭說耍猴，打個猴兒也不容易呀，還閃了我的腰了。」嘮嘮叨叨著由打西角門出來了。大伙兒都在這兒看著。海川說：「老哥哥，您的功夫真不錯。」「誇獎誇獎。」

這個時候，大家才看上頭這塊匾，寫得是「庚辛」二字。那麼就是說，金能生水，這門生著第三道門。大伙兒一看這門兒裡頭站著一個人，穿的是一身藍。藍色絹帕纏頭，不過他這架式可很特別，他的兩隻手圈著往前伸，一個靠上，一個靠下，左腳的腳尖起來在前，右腳踏著地，兩隻手的手心完全都衝下，這是「陰手」，假人站在這兒紋絲不動。老俠於成一瞧就知道，這門功夫叫「太極十三式」，他站的架式可就勝著對方呢。往上盤說，它這上手能護住口和咽喉；往下盤說，它的左手的肘部能護住襠；往中盤說，它的兩隻手上下呼應，都能護住它的胸前。也就是說，是先取守勢，叫防守反擊。拳經上說得好：「任憑拳腳來打咱，全仗四兩撥千鈞。」說的就是它這個架式。老俠於成衝海川點點頭：「兄弟，你說這門武術是太極十三式吧？」

「老哥哥，不錯，守中取勝，十分的牢固。」「噢！你說得很對，你說這門應該誰打呀？」「老哥哥，我來吧。」「哈哈，你一定行，因為你認識這門武術，打起來就不費勁兒。」海川一抱拳：「兩位哥哥，給我看著點兒吧。」

大家在台階下再看，海川腳尖兒點地，長腰就進門了。這真是見一陣，打一陣，見一門，打一門，見一份，打一份，這樣一來把達摩堂的整個兒的轉輪法就給打亂了，因為人家達摩堂是弟子操練武術的地方，所有的徒弟往這兒一來，一下就一百多人，分開了幾撥兒進這達摩堂，從哪面進來都能打。可按程序你非得打完這九九八十一門武術才能進到達摩堂的中心，但是海川他們爺兒幾個來就不這樣了，他們進了頭道門，就先打角門，不進二道門，它那千斤砣就不走了，兩個陣眼給閉住了，這樣一來，它就不是轉的了，就能直接到中央戊己土。要不打到第二天中午也打不完。看起來，海川走著時運呢。

海川一進四道門，就發現了五道門，遠遠地看見達摩聖像。在達摩聖像後頭的鐵籠子裡，影綽綽地發現了四個賊人。這鐵籠子上邊，大鐵單鍍著亮銀一反光，底下的所有油捻全點著了，火苗子騰騰著了好高，照如白晝，海川全瞧見了。但是，英雄不敢過急，自己邁步往前來，來到切近，海川腳尖兒一點地，雙臂一合，對準假人的面門「童子拜佛」，「唰」就是一掌。這假人身形一斜，用雙手一擦童林的右臂，海川的右臂往回一撤，並不用力往下這麼一耷拉，假人的兩隻手就落空了。海川的左手向著自己的右臂底下探過去，捋住假人的胳膊一擰它，底下一抬手，右手的「擦陰掌」就到了，「啪」

的一下，正打在假人的襠裡。海川往回一撤身，左腳起來照著假人的胸口窩「啪嚓」又一腳，只見假人往後一仰身，「嘎叭」一響，嘩啦啦，盤弦散落，假人不動了。海川站穩身形一招手：「哥哥們，你們爺兒幾個請進來吧。」

陸陸續續大家都進了四道門。

眾位借燈光往五道門看，就是中央戊己土，東西角門裡各是一個假人。

東角門這個，是騎馬兜襠式，往下這麼一蹲，兩隻手往前伸，圈出一個圈兒來，雙掌向下，也是一個「陰手」，目光前視。再看西角門這個，左手掌在先，食指跟大拇指圈出一個圈兒來，立著三個手指頭併攏著在前邊。右手是拳，右胳膊卷著，放在頭頂以上，雙目往對面觀瞧。老俠侯振遠跟於老俠商量，「哥哥您看，這個西角門裡是少林派，叫『翻子拳』，又叫『青手八翻』，它這個功夫是左掌右拳。可是東邊這個，您瞧這門武術，是出在哪一家呀？」

於老俠捋髯微笑道：「這個也出在你們山東，是咱們北方的，這種拳叫『范家圈』。當初有一位老英雄姓范名叫范洪，江湖人稱神掌范洪，范家圈就是當初范老英雄所留下來的。唉，海川已經夠累的了，該讓他休息休息，咱們哥兒倆上吧。這兩個門口你挑，剩下的歸哥哥我，好不好？」「老哥哥，好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挑東邊的吧。」「兄弟，那麼哥哥我可就奔西邊了。」

老哥兒倆一抱拳分了手，同時進行。

老俠侯振遠奔東角門，腳尖兒一點地，長腰進來。右腳「啪」這麼一點，再瞧這個假人微然一長身往前一個蹉步，雙掌對準老俠侯振遠的兩肋就戳來了。這手功夫叫「雙戮掌」。老人家侯振遠大哈腰「金牛拱地」，從假人的掌底下穿過來，左腳紮根踹右腳，伸右手往回一掉臉兒，類似「夜叉探海」式，正是老俠侯振遠的螳螂手。侯老俠往前一趕步，右腳紮根，抬左腳，伸左手抓住這個假人的肩頭，右手抓住它的胳膊，「咔」的一下，硬把它這胳膊掰折了！練螳螂手先得練鷹爪力，這手指頭得有功夫，不然的話練不了螳螂手。只見老俠侯振遠輕輕地把這假人放在這兒轉身出來。再看老俠於成也從西角門出來了，便問：「快呀，老哥哥，您那邊也完事啦？」於老俠笑呵呵的答道：「兄弟，完事啦。」說真的，人家二位大俠，遊戲三昧，說說笑笑就把這達摩堂的假人給打了，實際上人家是有真功夫啊。就說於老俠打這西角門的假人吧，老俠於成來到切近，腳尖兒一點地，這個假人左手的三個手指頭往老俠於成的小腹上一戳，右手拳探臂就打，一招管兩式，上一塊兒來！於老俠向左一滑步，伸手一叨它這左手掌的手腕兒，一頂自己的前胸又往前這麼一推它，「嘎叭」一下，把這假人就給推躺下了。老俠於成一掉臉兒自語道：「喝！我來了一手小鬼推磨，贏了假人了，我這麼大年紀倒成了小鬼啦，哈哈。」仰天大笑。

老少群雄再看中央正門裡頭的聖像，借著燈光一照，莊嚴肅穆，但與白天有些不同，它右手往後背，倒提自己的禪杖，大月牙子衝上，鑿頭衝下，左手打著問訊，比真人都雄壯。海川從徒弟手裡要過包袱來，把子母雞爪鴛鴦鉞取出來說：「兩位哥哥，給我瞧著點兒吧。」老俠侯振遠說道：「兄弟呀，你多加點兒小心。」海川答應：「這個不勞二位哥哥囑咐。」海川懷抱子母雞爪鴛鴦鉞上了台階，進了中央的正門，掉過臉來把雙鉞放在門坎內，遠遠地衝著達摩老祖跪倒了磕頭，大拜八拜。老俠侯振遠跟西方俠於爺都在角門外頭瞧著，小弟兄們不明白呀，怎麼師父進去不打這和尚，還要給它行禮？這是怎麼回事？其實，武林界有一條規矩，凡是練武術的，都不能欺師滅祖哇！南北朝梁武帝的時候，達摩老祖入中原，有這麼句話叫「一葦渡江」啊，傳說達摩老祖是蹬著一片葦葉過的長江。到了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，少林寺才開始興起武術，達摩成為外家的祖師，那麼達摩老祖就是練武術的鼻祖哇！達摩老祖不但被屬外家功的少林弟子尊敬，也為其它各門武術家尊敬。

海川雖屬武當內家功，但對外家師祖也是十分敬佩的，所以海川才跪倒了磕頭。侯振遠，於成都是少林弟子，一看人家童林內家師能這麼恭維自己的祖師，他們哥兒倆的心裡也十分地感動，心說：這個小伙子真受過名人的傳授！

海川把鉞撿起來道：「兩位哥哥給我瞧著點兒，我會鬥達摩老祖。」說完腳尖兒一點地，飛身形來到達摩聖像的切近。左腳在前右腳在後，「大鵬展翅」，一分子母雞爪鴛鴦鉞，左腳尖用力一點，木板一動，「喇」！底下走線動了，這時達摩老祖把鑿就順過來了，跨右步一斜身，坐腕子，奔海川的頂梁就劈。海川上左一滑步，閃身形躲禪杖，腦袋上頭禪杖過去了，上右步右手往裡推鉞，一個「葉底藏花」，對準和尚的右肋下面就紮。和尚又左步，控鑿頭一斜身，往外一蹦，攢大月牙子照著海川的喉軸子就戳。海川往旁邊一閃身，擺雙鉞急架相還，就跟這和尚比划上了。和尚這個鑿也是八法神鑿，八八六十四式，海川的鉞也是八法神鉞，八八六十四式。兩人的招式一樣多，看海川那架式很快能贏，能把這和尚紮躺下，可人家海川不急著贏，而是見招還招、見式打式、隨式而走，因勢利導，就跟這和尚在門裡轉上了。直到假達摩身上的弦全都走淨了，和尚回復原位，往那兒一站，鑿不動了，海川才一撤步，雙鉞一控，鼻孔之中一省力，一點首讓爺兒幾個全進來，把鉞交給徒弟包好，然後一抱拳：「兩位哥哥，您看，這達摩聖像我們不能給毀了。」「兄弟，你看得起祖師爺，我跟你哥哥侯振遠都十分承情感激啊！」

「哥哥，看來就算成功了。幸不辱命，把達摩堂破了，隨小弟趕奔後面，捉拿韓寶、吳志廣。」海川說著話，心裡有些發顫，想自己下江南出生入死，到現在總算如願啦！

沒想到等爺兒幾個呼啦啦轉到鐵籠子跟前一瞧，嘿！海川身為俠客，按理說不能著急呀，但是也氣得三屍神情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哇！「哥哥，您看，即便九寨主以後將四寇交與我弟兄，我姓童的有三寸氣在，也不能跟他們善罷甘休！」老俠侯振遠也說：「兄弟，即便你跟他完得了，哥哥我跟他也完不了哇。」童林這人的脾氣稟性跟侯振遠侯老俠大不一樣。童海川年輕，脾氣有點暴躁，沾火就著。但是侯振遠就不然了，十分有涵養，能夠唾面自乾的人，現在都給氣成了這樣！原來鐵籠裡的四個賊人逃跑了，童海川和侯振遠嫉惡如仇，最不喜歡不講信義的人。這個時候西方俠於爺也看見了，這鐵籠子沒開鎖，但是鐵板已經撬起來了，影綽綽借著燈光往下看有座地道，順台階可以下去。老俠於成心裡頭可也怒啊！心說：馬彪你拿我當說合人啊，你把送殯的埋墳裡呀！所有的人面面相覷，都沒說話。海川跟哥哥侯振遠四目對視，氣哼哼地說：「哥哥，自古皆有死，人無信不立。人生在天地之間，怎麼能不講信用呢？哥哥，您跟兄弟我還沒交長，如果有人跟我說一句瞎話，只要讓我知道，我能一輩子不理他！老哥哥，您是說合人，您別往心裡去，這件事情就算把您撇開了。侯老哥哥，咱們走吧。」老俠侯振遠一跺腳：「哼！金銀亂石島眾家寨主不講信用，哈哈哈哈哈！」說到這兒，眉毛就立起來了。

西方俠於爺過來一抱拳：「兄弟，別著急，不是還有哥哥我這個說合人嘛。這樣吧，我們大家先奔前廳，到了前廳以後也許人家把四個賊交出來，到那個時候，我們弟兄就沒的說了。」「老哥哥，真是的，衝著您，如果金銀亂石島寨主就能交出四寇，咱們還是一天雲霧散。」「海川，好朋友，你成全哥哥，到了時候，他們要不交人，蠻不講理，兄弟，你們哥兒倆別答茬兒，我老頭子跟他們有帳算！」大傢伙兒一瞧老頭來氣了：「兄弟，瞅我的吧！」

海川答言：「老哥哥，我們哥兒倆聽您的，如果賊人袒護四寇，不用老哥哥您，我和我哥哥侯振遠也跟他們完不了。」

李英、孫亮很著急，不敢說什麼話，只好隨著大傢伙兒從達摩堂出來了，兵刃都歸置齊了，一直往前走。走到後寨，想叫後寨的門，恐怕人家不給開，越牆而過，有點兒不太好。於老俠帶著大傢伙兒順著寨牆往西面轉，再往南，直轉到三道寨門前。就聽見大廳前「噲亮亮」鑼聲響亮，各處的兵丁齊奔大寨而來。大寨以內燈火通明，亮如白晝。等於老俠他們來到寨門前，兵丁一攔：「站住！」於老俠跟底下人不犯態度：「眾位，多辛苦，還認識我吧？白天我來了，小老兒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於家莊，姓於名成表字洞海，遊蕩江湖有個小小的外號，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鬚叟。這是我的弟男子姪，跟你們寨主打著賭呢，我們是從達摩堂來，讓我們進去吧。」兵丁一想：咱們不敢攔阻，再說也攔不住哇！「眾位俠客爺您往裡請吧。」三俠帶眾人往裡闖，斬九寨主大破金銀亂石島。